

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作战胜利50周年

绝 战 歌

志愿军战俘在美军
集中营的不屈歌声

(附VCD光盘一张)



高延赛 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

绝地战歌

高延赛 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3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绝地战歌/高延赛著.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3. 7

ISBN 7-80136-901-7

I. 绝… II. 高…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125

书 名: 绝地战歌

作 者: 高延赛

责任编辑: 黄 艳 樊友民

出版发行: 中共党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芙蓉里南街6号院1号楼

邮 编: 10008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密云胶印厂

开 本: 16

字 数: 120千字

印 张: 13.25

印 数: 1-4, 000

版 次: 2003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03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136-901-7/K·768

定 价: 26.00元

此书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发行联系。

电话: 82517234, 82517244

代 序

过了 50 年仍未忘却的“战俘之歌”

张 泽 石

今年是朝鲜停战 50 周年，是我们重获自由、重返祖国怀抱的 50 周年！

回顾半个世纪前我们在韩国巨济岛、济州岛战俘集中营度过的近千个日日夜夜，真是抑制不住心潮澎湃。当年我们在凄风苦雨中对祖国的深切思念，在腥风血雨中对敌人的刻骨愤恨又再次回到我们心里！我似乎又看见难友们为保卫我们在铁丝网里升起的五星红旗跟敌人肉搏的身影，又听见难友们那与太平洋怒涛一起轰响的战斗歌声。

50 多年前，我们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奔向烽火漫天的朝鲜战场，在激烈艰辛的战斗中不幸因伤、残、病、饿而落入敌手。敌人在战俘营用种种卑鄙毒辣的手段强迫我们背叛祖国，逼迫我们去台湾投靠蒋介石，并对我们的坚决抵制和顽强抗争实行残酷镇压！

那时，我们在阴暗的牢房里，用什么来表达自己渴望自由、思念亲人、怀念祖国的心声？用什么来团结战友、打击敌人？用歌声！我们虽已失去一切，但心中还留有革命歌





声！最初，我们自己偷偷地唱，后来我们躲开狗腿子的监视几个人在一起低声地唱，再后来，当我们通过拼死斗争摆脱叛徒特务控制，几千人聚集在一起时，便放声齐唱。一开始我们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国际歌》、《解放军进行曲》、《志愿军战歌》；后来便有人结合战俘营斗争的需要创作出新歌曲。

最早是我们的“战俘营音乐家”莫非同志于1951年7月在巨济岛第72战俘营创作的《巨济岛》，它表达了大家在囹圄中对祖国的热爱与向往；1951年11月，我们在巨济岛第71战俘营召开了一次追悼会，悼念不久前在第86战俘营反对叛徒们升国民党党旗的斗争中遭敌人惨杀的王绍其烈士。追悼会上，大家沉重地唱了由我作词、骆星一作曲的《挽歌》：

“在没有太阳的地方，在苦难的日子里，你的鲜血染红了异国的土地！为了追求光明，坚持真理，在敌人的刺刀下你宁死不屈……”

这支歌成了后来历次追悼会难友们流着热泪悼念烈士唱的挽歌。

1952年7月，我们六个坚持回国的志愿军战俘被敌人移到济州岛第八战俘集中营。为了粉碎敌人的分化瓦解，抗击敌人的血腥镇压，表达我们忠于祖国坚持回归的决心，莫非同志和他的“战俘文工团”的团员们先后创作了20多首歌曲来鼓舞难友斗志，打击敌人气焰！

于是，济州市的当地民众就常常听到从第八战俘营传出来的中国战俘们激昂悲壮的歌声，直到1953年8月我们被遣返回国。



我们六个难友回国后大都受到了不公正对待，又因成了“终年控制使用对象”而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遭到严重冲击。然而正是当年我们在战俘集中营铸就的对祖国的热爱与对社会主义的信念支持我们大多数人挺过了一次又一次的劫难。在那些艰难的日子里，“战俘之歌”常在我心中回旋，也常让我想起这些年来天各一方失去联系的莫非同志。

1980年9月27日中央发布了第74号文件，我们六个归国难友得以恢复政治名誉，得以恢复军籍、党籍，我们可以互相联系了。我开始到处打听莫非的情况，却一直未找到他的下落。

大前年，北京电视台为纪念志愿军入朝参战50周年，制作了一部题名为《当祖国召唤的时候》的专题片，其中有一集叫《信念》，专门反映当年志愿军被俘指战员在敌战俘营里悲壮的爱国斗争。电视台编导老刘同志为拍制《信念》事先采访了我们几个在北京的“志愿军归俘”。他听我们唱了几首在战俘营自己创作的歌曲后，十分激动地问我们这些歌都是谁创作的？我们说大部分都是我们的“战俘营音乐家”莫非同志所作。他便下决心去采访莫非，要我们将莫非的情况和地址告诉他。我们只知道莫非当年带着装了一条假肢的重残之躯回到了家乡广州，从事过工会工作。没想到热心的老刘同志就根据这一点点线索，竟然在广州找到了莫非！老刘让我们何等惊喜！他不仅带回了莫非对我们的深情问候，还带来了《战俘营创作歌曲选》的复印件。这个《歌曲选》是莫非在遣返时怕敌人搜身，藏在他的假肢里带回国的！

这时，一直在关注着我们的老朋友、正在全国各地采访



我的众多战友的高延赛同志见到了这本《战俘营创作歌曲选》，他立即建议出版一个《志愿军战俘营歌曲集锦》MTV光盘，他说：“一定要让这些歌曲永远传之后世”。他还自告奋勇来主持出版事宜。

2000年5月中旬，仍健在的一些原战俘集中营领导人聚集在李喜尔战友曾担任副院长的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商议此事，并盛情邀请了莫非战友前来与会。身体已经十分虚弱的莫非架着拐杖从广州赶来了。经过几十年风雨后的战友重逢，让大家流了不少欣喜的热泪！

研讨会决定将MTV光盘定名为《绝地战歌》；由莫非担任艺术指导；由高延赛负责募集资金及安排摄影、录音、制作光盘与出版事宜；由我召集原“战俘文工团”团员从各地汇聚到成都进行歌曲的排练演唱；由成都战友钟骏骅和罗节操安排大家的食宿和排练场地。

在会上，莫非打起精神，仍像50年前一样指挥大家唱了《起来！亲爱的战友》、《我们热爱和平》、《可爱的祖国》、《十月一的红旗高空飘扬》、《挽歌》、《我们一定能胜利》等歌曲，直唱得大家热血沸腾。年逾80的老红军、原集中营地下党组织“共产主义团结会”总书记赵佐端政委声音颤抖地说：“我死了，你们就播放这些战歌送我走！……”

那几天，在学校招待所，我跟莫非同住一个房间。临别前夕，我坚持要替莫非解开假肢，帮他清洗一次断腿。我蹲在地上替他取下假肢后，嗅到一股十分难闻的气味，懂点医学的我感到情况不妙。果然莫非返家不久就查出了骨癌。我们如此难得的一聚竟又成了永别！唯一可以自慰的是我们赶在莫非去世之前将《绝地战歌》光盘送到了他的病榻前，让





他含笑看完了这些 50 多年前由他领头创作的歌曲的演出情景。

今年，高延赛又为《绝地战歌》写了这本书。他说，这本书作为纪念抗美援朝胜利 50 周年礼品首先献给莫非的在天之灵，也献给那些和我们一起唱着战歌回归祖国，却未能活着见到今天祖国繁荣昌盛新面貌的众多难友！

我谨在此代表难友们和我们的亲属谢谢高延赛同志；还想借此机会感谢所有曾支持我们完成《绝地战歌》出版的好心人。我知道，你们其实是代表许许多多理解我们、关心我们的普通人这么做的。

2003 年 7 月 1 日于北京



目 录

过了 50 年仍未忘却的“战俘之歌”(代序)	1
第一章 大军入朝	1
第二章 不幸被俘	17
第三章 魔窟抗争	35
第四章 歌曲“创作”	59
第五章 泣血“挽歌”	77
第六章 咱“不听它”	91
第七章 “十一”升旗	101
第八章 为了和平	117
第九章 回归祖国	127
第十章 题外的话	145
附 录：集中营创作歌曲集	171
后记之一 世纪心愿	185
后记之二 终见天日	194

大军入朝

20 世纪 50 年代国际性的朝鲜战争，是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强加在朝鲜和中国人民头上的，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同世界军事强国美国的第一次大较量。

这次较量，中朝军队经过浴血苦战，终于将以美国为首的由十六个国家军队组成的“联合国军”从鸭绿江附近反击到了他们原来的出发点——三八线。

这次战争，使美国和全世界进一步认识了中国，认识了中华民族的自尊心和爱好世界和平的博大的胸怀。

这次战争，对中国人民和人民军队的影响同样也是深远的……



莫非： 在抗美援朝五次战役第二阶段作战中，莫非所在志愿军 12 军 31 师 92 团奉命后撤时，遭受到了敌机最为猛烈的轰炸。

开始，天上的几十架敌机还以为这支敢在大白天公开北进的部队是南朝鲜友军。但经过多次的掠地侦察和反复空地呼叫联络后，美国远东空军的飞行员们终于弄清，他们机翼下的这支部队不是南朝鲜友军，而是中国派出的志愿作战部队。这支部队的做法，与二次战役时志愿军 38 军一支迅猛南下穿插作战的部队极为相似，惟一不同的是这支部队正在迅速北撤的途中。

于是，那些拥有空中优势的美国空军们，把他们航空器上携带的所有炸弹、汽油弹、子母弹统统扔了下来。

霎那间，志愿军 92 团北撤部队被笼罩在一片浓烟烈火之中，巨大的爆炸声伴着数不清的强烈闪光，在莫非和他的战友周围发挥着恶魔般的威力。92 团遭受到了严重的损失，这支刚刚还在北撤的部队，数百名为了和平而出国作战的中国军人，被致命的杀人武器击伤并夺去了年轻的生命。中国军人的鲜血深深地浸入了朝鲜这块饱受磨难的土地，一个个活蹦乱跳的血肉之躯转眼间就被凝固汽油弹烧成了焦黑的硬炭……

虽然接近黄昏，但在浓烟烈火的包围中，莫非眼前是一片黑暗，他在令人窒息的烟火和爆炸声中呼喊奔走着。

天空中，那些扔完了炸弹的美国飞行员们并不愿早早离去，他们反复向地面上的烟火区域俯冲扫射，非要把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置于死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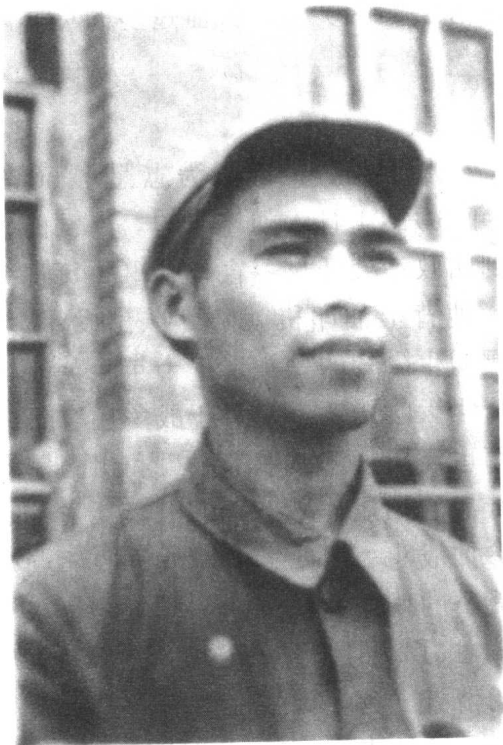


“哒哒哒……”敌机向莫非他们又一次疯狂的俯冲下来。莫非觉得好像突然被人推了一把，他右腿一软便倒了下去。

“队长，你负伤了。”有人喊着。

莫非低头一看，右腿上，如注的鲜血从被敌人飞机机枪子弹打的稀烂的军裤上涌了出来，他挣扎着，用两手使劲捏住伤口上部。

宣传队的几个战友掏出急救包，七手八脚地替莫非把伤口包扎起来。莫非的伤口刚包扎完，敌人的快速特遣队就追



莫 非



上来了，几个战友赶快把莫非藏在路边的草丛中。

“你们快走吧。”莫非对几个战友说。

“不行，队长，我们死也要和你死在一起。”队员们不愿把自己的队长丢在敌后。

“快撤，这是命令。”莫非心里清楚，队员们若不赶快撤退，就有很大的危险，“你们再不走，我就死在你们面前。”莫非用力掏出他那把加拿大手枪。

队员们实在没有办法了，只好含泪说：“队长，你先在这里躲一下，天黑后我们一定来找你。”

看着渐渐远去的队员们，失血过多的莫非渐渐昏迷了过去……

张泽石： 张泽石所在部队为志愿军 60 军 180 师 538 团。是 1951 年 3 月 21 日入朝作战的。出发前，上级把他从团宣传队调到团政治处任见习宣教干事，负责编印团里办的《战斗快报》。他背上油印机就随部队出发了。21 岁的张泽石，满身都是初生牛犊的劲头，这个年轻英俊很早就参加川东地下党的清华大学毕业生，对于战争还有着相当浪漫的观点。虽然参军也经历过解放成都战役和川西剿匪战斗，但那只是风卷落叶似的扫尾作战，而且作为一个部队的文艺兵，他还未直接参加战斗。因此，他对战争的那点认识，远不足以使他懂得战争的残酷性。

50 多年过去了，但张泽石还清楚地记得从丹东跨过鸭绿江大桥时的情景，为了和平，中国人民优秀儿女组成的志愿军部队源源不断地走上了通向朝鲜的铁桥，大家不时向欢送的人群挥手告别。过桥后，张泽石和宣传队员们一起激动



地高呼：“再见了，祖国的亲人们！等着我们胜利的消息吧！”



1955年4月下旬，张泽石（左）与战友黎子颖（右）在北京合影。

第一脚踏上朝鲜那被战火烧焦了的土地时，张泽石转过身来看着被夕阳照得金光闪闪的鸭绿江水，心想：“你放心地流向大海吧，我们决不允许敌人的铁蹄越过你去践踏祖国神圣的土地！”

根据上级的命令，他们必须抢时间在15天内赶到三八线，也就是平均每天要走100里地。朝鲜战争给他们上的第一课便是这样的严峻！

那时志愿军还未掌握制空权，只能在夜里行军。北朝鲜多山，他们只好摸着黑上山下山。



行军路上，总有敌机轰炸扫射，在敌机的狂轰滥炸中，张泽石他们不得不时而疏散卧倒，时而跑步急行。他们背负的那几十斤武器和给养已使双肩愈来愈感到撕裂般的疼痛，等到双肩压得麻木之后眼皮就会愈来愈沉。听到一声：“原地休息！”往路边一躺就入了梦乡。好不容易走到宿营地时，有村子也不能进屋休息，更何况那时已经很难找到几间未被炸毁的房舍，他们只得先挖好避弹坑再打开背包躺下。要是遇到下雨，夜行军就更加困难，在泥泞不堪的漆黑雨夜里，一晚上不知要摔多少跤！

有一次到了驻地怎么也找不到一席避雨之地，刚挖好的掩体里马上就灌满了泥水，张泽石他们只好把自己绑在树干上站着睡觉。刚迷糊过去时突然近处的一个蝴蝶弹（敌机扔下的一种小型定时炸弹）炸响了，把他们头顶上胳膊粗的树枝都给削断了。

张泽石从来没经受过这么可怕的危险和艰苦，这一切使他不再把入朝作战仅仅当成一件光荣的事，也无心去欣赏异国风光了，他甚至曾怀疑过自己能否坚持走到三八线去。只是一路上不断看到被美军炮火夷为平地的城市和村镇，不断听到那些失去了亲人的朝鲜妇女儿童悲啼之后，他才从内心升起愈来愈强烈的对敌人的愤怒和对祖国的责任感，才逐步克服了自己的软弱。后来他咬着牙对自己说：“只要炸不死、累不垮，我爬也要爬到三八线去投入战斗，消灭鬼子！”

林模丛： 在180师540团入朝的队伍中，有一个还没有步枪高的小宣传队员，他就是蒋介石速记秘书林春华的儿子林模丛。那年，他才16岁。



1950年，16岁的林模丛毕业于成都高级工业学校，（后改名为成都无线电机学校）。此时，成都刚刚解放，受尽苦难的人们沉浸在欢乐的日子里，共产党和解放军在人们的心目中威信非常高，林模丛的同学们都兴高采烈的报名参军。林模丛虽然年纪很小，但他渴望为自己寻找一个光明的、不再充满压抑的前途，1950年3月9日，在参军大潮中，他终于如愿以偿，被分到了180师540团宣传队。



1954年，林模丛（右）与战友杨永成（左）王代明（中）复员前合影。

当时，社会上把解放军说得神乎其神，还没有步枪高的林模丛正是抱着这种好奇心参军的。在部队这个大家庭中，平等的干群关系，亲如兄弟般的团结使林模丛深受教育，他暗自下了决心，要以实际行动实现自己的诺言，事事走在前头。那时的部队文化水平普遍很低，高小毕业的人就称是知



识分子了，林模丛自然就成了一个大知识分子了，因此，大家都叫他小大知识分子。1950年9月，团宣传队送林模丛去军文工团学小提琴和二胡，他被分配到了文工团二组学乐器，文工团一组是乐器兼写作，爱动脑筋的林模丛想学写歌，但因基础差，一组的同志不愿教他，小小的林模丛有自己的办法，他专在一点上下功夫，没日没夜的学识谱，一个多月后，林模丛拿着的自己的处女作去找一组的同志，一组的同志大吃一惊，才开始教这个爱说“儿话”的小弟弟。1951年，540团从贵州剿匪回到成都后，林模丛才回到了宣传队。

林模丛有着非常好强和直爽的个性，他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对只说漂亮话不干实事或吹牛拍马的人特别反感，他对付这些人的办法就是用“儿话”说他们。“儿话”就是怪话的同义词，当时大家都要求进步，林模丛也非常想入党，但因“儿话”说得太厉害了，别说入党，连团都入不上，部队入朝前，宣传队里人人都写了决心书，订了立功计划，甚至不少人还写了入党申请书，特别令林模丛不服气的是，有人竟把他作为自己帮助和教育的立功目标。因此，自尊心受到伤害的林模丛暗下决心，要同这些人在行军、作战中比赛。异常的艰苦行军中，林模丛不仅多背干粮，还把队里多余的手榴弹全背在自己身上，光是手榴弹他就背了12颗，再加上衣物背包和乐器以及队里分配保管的子弹等等，已超过百斤，也超过了他的体重。虽然人的力气是有限的，但身材瘦小的林模丛硬是凭着铁一般的决心，忍受着重负，咬着牙走向前方。在那漫长的1400里的行军路上，他从不要任何人帮助，那些曾要“帮助、教育”他的人被累跨了，而他

